

体育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的角色

查引娟¹, 廖年忠²

(1. 上海电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 体育教研室, 上海 200240; 2.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体育部, 广东 佛山 528000)

摘 要: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的角度,探讨了体育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狩猎与采集的原始社会扮演的角色是生产技能;在农业社会扮演的角色是军事技能;在工业社会扮演的角色是政治外交工具;在知识信息社会扮演的角色是娱乐休闲功用。

关 键 词:体育功能; 社会发展; 社会角色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4)04-0033-03

Roles of sports in social development

ZHA Yin-juan¹, LIAO Nian-zhong²

(1.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ghai Electrical Machinery Technology School, Shanghai 200240, China;

2.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Fosh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Foshan 528000, China)

Abstract: Analyzing roles of sports in different societies with a perspective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the author points out: sports played roles as production skills in the primitive society, as military skills in the agricultural society, as political instrument in industry society, and as a way of entertainment in knowledge-communication society.

Key words: sports function; social development; social role

生产力是推动和制约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生产力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生产关系。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伴随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在人类的进化中经历着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从而使得社会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迄今,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狩猎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正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即知识信息社会。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体育,与人类的生产劳动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发展进程息息相关。回顾体育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历史,除开体育强身健体的本质功能外,还可以发现体育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1 体育在狩猎与采集社会扮演的角色

狩猎与采集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与自然界的物种一样经受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的洗礼,与其它生物物种平等地参与优胜劣汰的竞争。在这个人类完全依赖自然的阶段,以生与死为主题,以维持和繁衍生命为主线,生存是当时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他们更多地思考怎样才能生存,更多地面对自然现象以及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是简单型和直线式的,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整个氏族的所有成员就为一个目标——生存。生命高于一切,要维持生命,就必须尽最大努

力获取更多的食物。狩猎、采集、捕鱼等成了最主要的活动,为生产出更多的食物而耗去全部精力。追逐猎物、投掷石块、逃避敌害、摸爬攀登、洒水捕鱼等走、跑、跳、投掷、攀、爬、游的身体活动最具体育的基本特征,有些活动形式也貌似今天的体育。但是,就其实质而言,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技能和最经常的生活行为^[1]。身体的各种活动完全是出于生存活命和保持生物物种的动机,全无“强身健体”的意识。极度落后、原始低下的劳动方式,注定了在人类的最初阶段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可言。其所有的身体活动都是一种生产活动。“对于原始人而言,日常生活涵盖了他们的全部生活与活动。……因此,可以断言,日常生活世界曾经是人类社会的原生态,整个原始社会可以说成是一个日常生活世界。”^[2]

即便是对年幼一代进行的跑、跳、投、掷等身体基本运动能力的训练,也主要是为传授生产技能。这虽然在客观上有增强体质效果,但实质上是谋生手段的学习,是参加劳动的准备过程中的必要环节,严格来说可以算是劳动技术教育,或称为“前体育”、“潜体育”^[3]。

在完全依靠体力和双手的劳动方式的原始社会,人类把全部的时间几乎都倾注在寻找猎物、采集野果、警惕猛兽敌害及躲避自然灾害上,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并无太多的余暇时间,更谈不上余暇生活了。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

相斗争,与凶猛的野兽相搏斗,如何生存下去成了主宰人类一切活动的最重要的主题。处于如此低下的物质层面,人类的精神生活微乎其微。当然,我们不能认为那时人类就没有任何的嬉戏玩耍等所谓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些“娱乐活动”是动物都具有的一种纯粹的生物本能,是处于一种低微的安全环境和饱食后的愉悦心态的动物性本能的体现,并没有特定的体育意识。体育起源于娱乐、体育起源于巫术并不是主流。

在这个时期,“潜体育”(或“前体育”)扮演的角色——生产技能。

2 体育在农业社会扮演的角色

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不断地积累经验,制造了生产劳动工具,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提高,生存能力增强了,社会经济发展了,社会生产形式也从狩猎与采集社会进入到了农业社会。这一切打破狩猎与采集社会时期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的关系,利益成了殊死争夺的对象,战争也就随之无可避免的频繁发生着。强壮的体格、娴熟的攻防军事技能是战争的必备条件,体育是实现这些条件的最佳手段。所以,这个时期的体育运动的发展与军事需求直接相关,这一点从古希腊城邦的历史中已得到了证明。“每一个斯巴达的孩子,除非被认为是‘废品’扔到野外死掉,全都从7岁开始就要受斯巴达式的军事教育。没有例外,所有的女孩子也和男孩子一样要受到体育锻炼”^[4]。而这种服务于军事需要的专业化锻炼,几乎在每个民族的历史上都有所反映。甚至把战争视为“唯一适宜野兽的活动”的乌托邦人,也不得不因为“任何一种野兽都不像人那样频繁地进行战争”而“在固定的日子里刻苦地参加军训,锻炼自己,唯恐一旦有需要而他们不能作战”^[5]。生活在“最好的国家”——“太阳城”的幸福居民,孩子们从小就被教授“体操、跑步、掷铁饼和其他可以平均发展四肢的体操和游戏”。12岁以后,“开始学习同敌人搏斗,同马和象搏斗,学习击剑,使用标枪和矛,学习射击、投石和骑术”^[6]。其目的是威慑和准备迎击敌人的进犯。无论是力图进行城邦兼并的斯巴达人,还是构建空想共产主义的“太阳城”人,都需要服务于军事目的的体育^[7]。

体育服务于军事在我国也不例外。据《管子·轻重甲篇》记载,齐桓公问管仲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南方水乡越国的侵扰,管仲说:“君请遏源流,大夫立沼池,令以距游为乐,则越人安敢至。”就是说命令军民在江河湖泊中训练游泳并以为乐,提高水上作战能力,越国就不敢来侵犯了。《墨子·尚贤》记载了墨子有关射御的事,他说“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以能不能射御定赏罚,足见对射御的重视。《史记·轩辕黄帝传》载:“黄帝令作蹴鞠之戏,以练武士。”汉代《刘向别录》中也载:“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其材也。”

在这个时期,体育扮演的角色——军事技能。

3 体育在工业社会扮演的角色

世代更替,社会发展。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国家爆发,

并迅速向世界蔓延扩散。大量生产机械的发明和创造,代替了人的全身肌肉运动的大体力劳动,人们只需按固定程序和节奏管理、操纵这些机器进行生产。生产方式由自然化转到机械化,人类社会也从农业社会进入到了工业社会。在工业社会,体力劳动大幅度减少,使得由于运动不足而引发的现代“文明病”层出不穷。这个时期,体育需求尤其迫切并迅速发展起来。因此,工业社会的到来促使了以竞技为主要特征的近现代体育的产生,胡小明教授^[8]说“近现代体育本身是工业化的副产品”,而且伴随着工业的全球化而传播到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并且,各国纷纷运用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这一特殊手段来表现实力、扩大影响、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改善国际关系、提高国际声誉、宣传本国制度的优越性,体育成了世界各国之间和平时期相互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

1936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是德国法西斯企图通过粉饰太平来宣扬大日耳曼民族至上的一次军国主义示威,为了显示德国人的优越,德国选手在比赛中受到包括裁判的评判尺度在内的各种优待^[7],褻染了奥运会的主旨和准则。这届奥运会,中国派出了140人的大型代表团出征,8月6日男子篮球比赛中国将首战日本。在德国的华侨和留学生纷纷来到中国体育代表团驻地,慷慨激昂地表示:首场必须战胜日本,以洗雪日本侵占我东三省的耻辱。当时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也对篮球队员们说:“输给别的国家可以,但无论如何必须战胜日本!”^[9]1971年3月,中国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美国队主动与中国队接触并表示访华的愿望后,中国即作出回应,邀请美国队及其随行记者团访华,由此而重建了中美关系。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1972年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第20届奥运会,因主办国邀请了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者与会,引起非洲国家的强烈不满并宣布集体抵制这届奥运会。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国际奥委会不得不作出关于取消罗得西亚的参赛资格的决议。1976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21届奥运会,由于新西兰橄榄球会前应邀访问南非,且无视非洲最高体育理事会的警告,以致当新西兰参加奥运会时,与会的非洲国家纷纷退出比赛以示抗议。1980年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第22届奥运会,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霸权主义行径,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国际奥委会147个成员中公开抵制和拒绝参加的达2/5,参加的81个代表团中有16个队以奥运会五环旗代替国旗,有些获得奖牌的国家在颁奖升旗仪式上不使用本国国旗和国歌。1996年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了第26届奥运会,当中国代表团入场时,美国广播公司(NBC)的体育评论员科斯塔斯介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为全世界的1/5,经济增长率每年约为10%,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一个经济强国都想敞开大门进入这个潜在的庞大市场。但是,中国存在人权问题、版权争端问题和对台湾构成威胁问题。……他们在体育运动方面出类拔萃。但是,有一些怀疑,特别对于他们的田径运动员和他们的游泳女选手,他们可能使用提高成绩的药物”。这种对其他参加国家公然进行恶毒攻击的行径,引起了全世界华人社会对美国

NBC的全球性声讨和强烈抗议^[7]。

由上可知,体育已成为展现国家实力、反对种族歧视、缓和国际关系、抵制霸权主义、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的一种重要手段,染上了严重的政治色彩。

在这个时期,体育扮演的角色——政治外交工具。

4 体育在知识、信息社会扮演的角色

在全球知识经济的浪潮中,以数字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了一种新的生产力,推动社会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知识、信息时代,社会发展到一个更高级的阶段。社会的思想观念、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进步文明的社会使人类又重新审视自己,回到了“人”的本位上。

社会发展的最终和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使广大民众过上幸福生活。那么,对人而言,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当今世界,以现代化科技文明为标志的现代化魔幻般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最大限度的满足了人类的物质需求。然而,人并不仅仅是得到物质的满足就没有问题了,人不同于其他万物之处就在于人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自由。自由是人的最高目的和终极追求。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演化、人类的解放、个性的发展,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争取自由。获得自由,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自由是人劳动实践的产物,是人所特有的本质属性,也是人幸福的条件。自从19世纪50年代的欧洲文艺复兴倡导以人为本、以人性为上的关注人的发展的人本主义思想,到现在全世界都已普遍认识和接受了这种思想,并朝着这个方向迈进。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按人的意志行事,是当今人们更加幻想和迫切追求的了。而能给人带来更多自由的是休闲。在休闲时间里,人的个性可以得到尽情的发挥,人的活动可以惟兴趣是从,“……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们成为一个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10]充分享受人生,真正体验人之为人的快乐。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又不可能得到绝对的自由和幸福。当劳动还没有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时,人还要受到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一定程度上的约束。那么,在工作和劳动之后的逐渐增多的闲暇时间里,通过什么方式和手段可以充分表现和发挥人的个性和创造性,使人的身心得到快乐和发展呢?毫无疑问,体育可以办到。在心跳加快、血流加速、汗流如注的体育运动中,人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我、陶醉自我、享受自我,忘却周围的世界。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这里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和最完美的结合。肢体虽然疲倦了,但是人们痛着却快乐着。他们不为什么,没有功利、没有目的,只在于表现人的个性,获得生活的乐趣,享受人生。在这里,

没有束缚,没有限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兴趣行事。你可以倒立着在草坪上行走,也可以按自己喜欢的动作把球投进篮框。人们所追求的自由在这里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完美实现。

在这个时期,体育扮演的角色——休闲娱乐功用。

可以设想,随着我国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的进行和现代化事业的推进,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进一步提高,收入大幅度增加,劳动工作时间继续减少,余暇时间更加充足,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对自由的渴求也会越来越迫切。

那么,腰包鼓起来的人们怎样度过多起来的余暇时间呢?是坐在电视机前、麻将桌旁,还是积极地投身到富有活力、充满朝气、蓬勃向上的体育活动中去?毫无疑问,是后者。体育应该占领人们的大部分余暇时间。我们每一位体育工作者都应该明确体育在新世纪发展的方向,淡化它的生产技能、军事技能和政治工具的色彩,用我们的努力来倡导人们科学合理的休闲,使体育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成为人们娱乐休闲的主要方式。

参考文献:

- [1] 王广虎.“生活世界”与社会体育的生活化[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0,26(4):1-4.
- [2] 衣俊卿.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J].中国社会科学方法,1994(2):1-4
- [3] 胡小明.社会发展与体育变革[J].体育与科学,1999,20(4):29-33.
- [4] 汤因比[英].历史研究[M].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5] 托马斯·莫尔[英].乌托邦[M].戴翰龄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
- [6] 康帕内拉[意].太阳城[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0.
- [7] 郝时远.体育运动的人类学启示[J].世界民族,1997(4):18-19
- [8] 胡小明.社会发展与体育变革[J].体育与科学,1999,20(4):29-33
- [9] 谭华,李奎川.体格-人格-国格——20世纪中国体育价值观念的变迁[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6,22(3):1-5.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编辑:李寿荣]